

抒怀

沅澧灯暖 上元春浓

常德市作协会员 罗健强

当正月的春风拂过沅澧两岸,常德的元宵节便在灯火与香气里徐徐展开。俗语道“三十的火,十五的灯”,在这座湘北古城,元宵是舌尖的乡愁、街巷的流光、非遗的传承交织成的人间盛景。

元宵的序幕,总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吃食拉开。在常德,最负盛名的当属临澧合口大汤圆。拳头大小的圆子裹着鲜香肉馅,咬开皮薄软糯,是刻在常德人骨子里的味道。蒿子粑粑是必不可少的节令小吃,山野嫩蒿与糯米粉揉匀,蒸制后青绿软糯,清香扑鼻,尽是洞庭湖畔的春野气息。汉寿一带,元宵时节煨上洞庭甲鱼汤,慢火煨出的汤汁胶质软糯,一家人围坐而食,暖意融融。

暮色降临,华灯初上,常德的元宵节才真正进入高潮。常

德河街是夜游赏灯的绝佳去处,青石板路蜿蜒,古建筑上挂满红灯笼,光影摇曳如画。水上剧场灯火璀璨,打铁花、火龙舞等非遗绝技轮番亮相,铁水腾空化作漫天星雨。鸳鸯走马楼前,常德丝弦婉转悠扬,游人指尖触摸千年文脉。

沅澧沿岸的元宵灯俗,更具水乡特色。石门、桃源一带,自古有放河灯、放天灯的习俗。河畔人家将点燃的河灯放入水中,灯影随波逐流,承载着对家人的祝福。天上天灯冉冉升起,地上河灯悠悠漂流,灯火交辉,浪漫至极。

常德的元宵,更离不开非遗灯彩的神韵。桃源板龙灯、尧天坪龙灯是上元夜最亮眼的风景。板龙灯出灯时,九眼镜开道,龙身

由板凳连接而成,蜿蜒起伏,气势恢宏。舞龙者步伐矫健,金龙翻腾,所到之处锣鼓喧天。这些传承千年的灯俗,是沅澧儿女对先祖信仰的坚守。

古镇夜游的韵味,在桃花源、城头山愈发醇厚。桃花源里,桃花初绽,灯笼点缀林间,游人漫步秦人古村,仿若置身世外桃源。城头山举办元宵大庙会,非遗市集、民俗表演一应俱全,让游人在游玩中感受千年文化的魅力。

大江南北,元宵皆闹,而常德的上元夜,因沅澧之水而温婉,因湖湘风情而热烈,因非遗文脉而厚重。它将团圆、祈愿、传承、美好,都藏在一盏灯、一碗食、一场舞、一段夜游里。

随笔

乡下半年味里的幸福

怀化铁路第一小学 张林

寒假一到,我便回了乡下,把自己浸在年的烟火里。

乡下的日子,最奢侈的莫过于关掉所有闹钟。每天清晨,醒来是窗外的鸡鸣犬吠,是厨房里柴火噼啪的轻响。洗漱毕,灶上总温着一碗热早餐——或是白花花的煮糍粑,或是一碗葱花浮面的鸡蛋面,朴素却藏着家人的疼惜。

上午,搬张竹椅晒着太阳读几页书,或是铺纸写几笔毛笔字。下午忙活年的琐事,擦灰尘、贴对联,红底黑字缀满大门,年的模样愈发清晰。

晚上八九点,家里开启“家庭娱乐时间”——打“五字飞”,这是我们这儿独有的纸牌。一家人围坐桌旁,你出我吃,偶尔争得面红耳赤,转头又哈哈大笑。十点一到,准时收走手机,一家人围坐聊天,说说一年的奔波与收获。

腊月二十四,打糍粑最是热闹。糯米蒸熟倒进石臼,几人轮流挥槌,欢声笑语间,软糯的糍粑成型,裹上白糖咬一口,满是年的味道。除夕夜,一大家子围坐火塘边,树苑烧得正旺,火苗映红脸庞。

今年村里有件新鲜事:大伙凑钱办了顿集体团年饭。腊月二十八,水泥坪上宴席铺开,男女老少齐聚,推杯换盏间满是家长里短,这份温情比鞭炮声更有年的温度。

正月初一,我带着孩子们上山砍柴,图“新年捡柴便是捡财”的好寓意。

初八已是上班日,我仍守在乡下。这份从容,只因教师职业给了我多几日陪伴家人的时光。

乡下过年,没有城市的繁华,却有最纯粹的烟火气。新的一年,愿家人平安康健,愿自己坚守育人初心,也愿每个人都能守住这份平淡温暖。

生活

水仙花开春来早

慈利县芙蓉学校 李文丽

今年的水仙花开得早了点,立春过后,离过年还有十多天,第一枝花便欣然绽放。

花瓣素白淡雅,呈现磨砂般的质感,在阳光下闪现细致的纹理,轻薄剔透。六片花瓣微微向内收,顶端尖巧上翘,弯起恰好的弧度,玲珑可爱。花蕊金黄艳丽,像一盏盛满时光之酒的浅杯,在冬去春来之

时捧出辞旧迎新的佳酿。

风轻轻吹过,花香若有若无地游移。一枚月悬在夜空,呈现淡淡的金黄色,是水仙“银台玉盏”中玉盏的颜色,也是早春夜的月。

第一次养水仙是十几年前,腊月逛花市买了几颗水仙球,用菜盘子装了水摆上,又寻了些白石做装饰。嫩绿的芽一天天长高,变成青绿的叶。大雪飘零时,正是那年腊月三十,它绽放了几枝花,优雅清丽,柔美恬静,开在寒意犹盛的氛围里。从此以后,我年年冬天养水仙,在万物枯藏的日子里,种下对春暖花开的期待。

剪几朵水仙花,拈了棉线做成灯芯放在花蕊中,滴蜡油凝固,做成小小的花灯,放于白瓷盆中,点亮时黄色火苗在水面摇曳,波光盈盈,暗香浮动。金盏银台,浮光流转,让人感受到古人的浪漫风雅。

事物之美,有时也因它是一种记忆。这些年来,水仙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冬天,那份有所盼有意趣的心境,都在水仙花开的时光里。

春风鼓荡,水仙花开是春的序曲,待它花谢时,春意更浓。一路向春天而行,看花,看世界,看我们美好的生活……

生机



印象

孔祥秋/摄

感悟

平凡岗位上的“巾帼心”

□ 黎月香

清晨五点,街灯还未熄灭,刘姨已经挥舞着那把自己改制的短柄扫帚开始工作了。她那双指关节变形的手,拿起扫帚时透出别样的轻盈,像在抚平城市晨间的皱褶。

与街道一同醒来的,还有校园。实验小学里,班主任陈老师正轻声走过走廊。二十年了,她总能从读书声里听出春天的第一声咳嗽,或察觉某个孩子突然的沉默。批改作业时,她会为需要鼓励的本子折一个不起眼的小角,这是师生间温柔的密语。那个生锈的糖果盒里,收着历届孩子留给她的“秘密信件”,那是她职业生涯最厚重的教案。

这份对“生命之初”的守护,回荡在产科护士长林姐的深夜值班室。她推开病房门的动作,轻得宛若怕惊扰刚诞生的梦。面对新手妈妈的无措,她并不急于接手,而是先扶正那个倚靠的姿势,“你做得很好,”声音足以撑起一个颤抖的世界。

当新生命在静谧中安睡时,社区调解室正迎来最活跃的脉络。王调解员将一杯清茶推至因装修噪音而面红耳赤的邻居面前。她的笔记本上,写满“李师傅的棋局昨天下输了”“张阿姨的栀子花今年开得晚”这般带着烟火气的旁注。十年间,她用话语的细线,缝合了社区肌理上

无数细微的裂痕。

从街角到课堂,从产房到调解室,这些画面被一根温润的丝线串联,织成一张兜住城市重量的网。沙沙扫地声、轻柔翻书声、悉索记录声……它们共同谱成宁静的背景音,平常到近乎寂静。然而,这寂静正是生活井然有序的底色。

三月的风穿过城市,拂过扫帚扬起的微尘,翻动教案泛黄的纸页,吹干护士额角的细汗,带走调解室里最后的茶温。在这个以她们命名的日子——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,最隆重的礼赞或许并非颂歌,而是我们在心底轻轻道一声:我看见了。